

皇朝靖獻遺言

上

9

3445

1

白胡桂林書

朝靖獻遺言

上

9

3445

1

言遺獻靖朝皇

口 9
3445
1-3

明治六年夏新鐫

皇朝靖
獻頤

橫尾氏藏版

391

明治六年夏新鐫

皇朝靖
獻頤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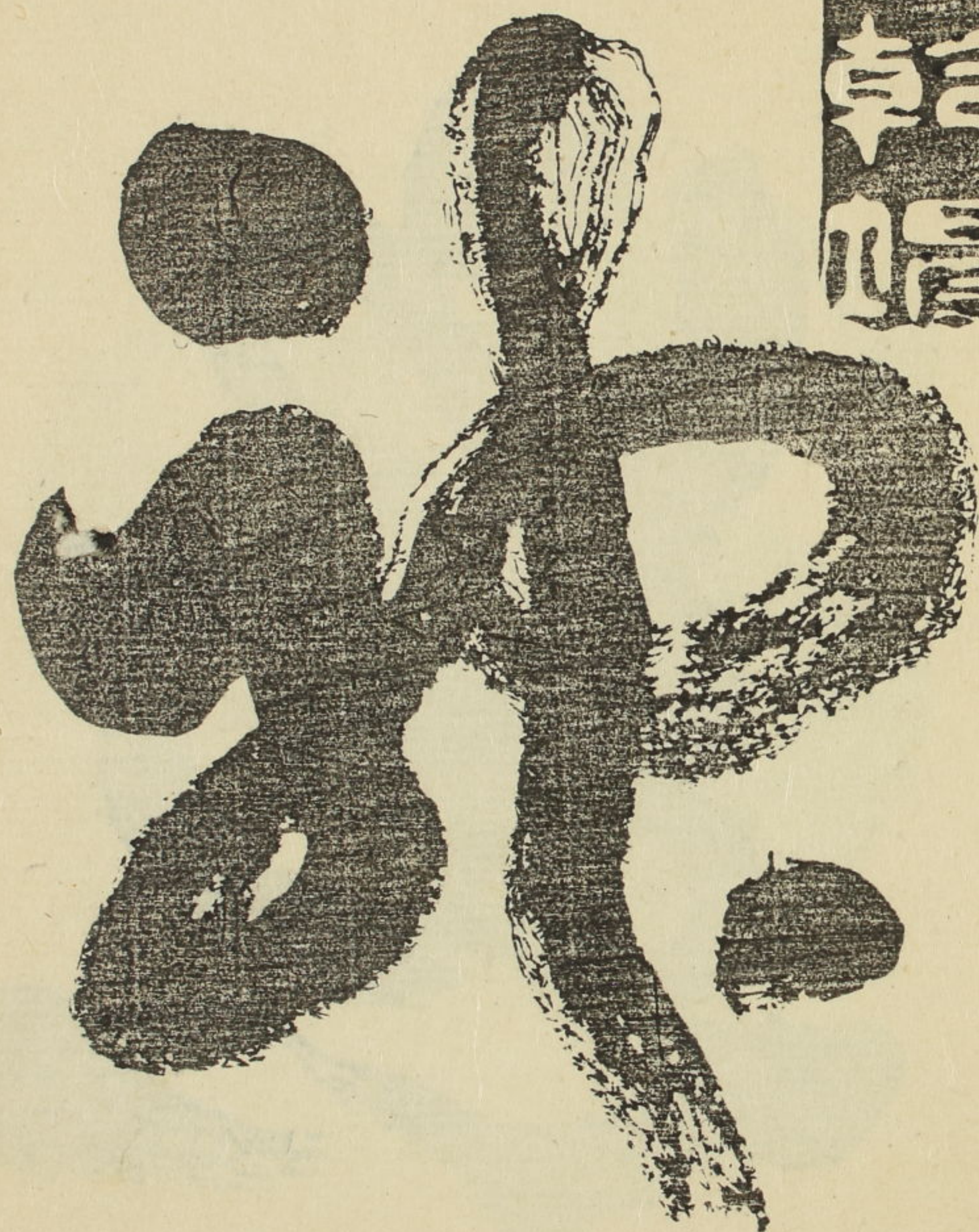
橫尾氏藏版

391

皇朝靖

3445
1

華之
卓如



舊宮津公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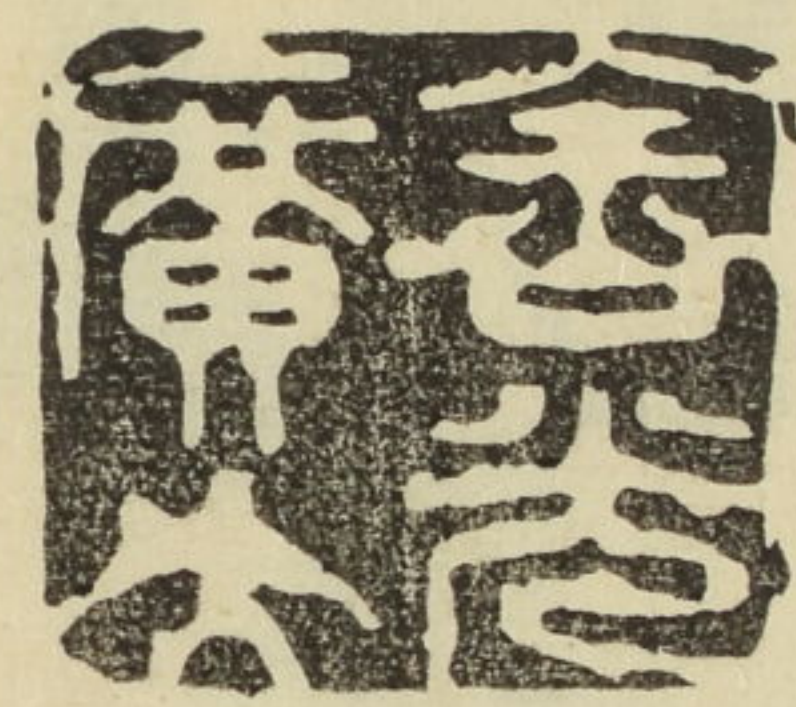
福

福

福

壽

神宗皇帝



宗

皇朝靖獻遺言叙
騰采閣主寄此書之序其書倣
體淺見民原選所專收此邦諸
公行事是為撰者特見嗚呼主
之所尚不在才智而在節義當
國家乘事如無其驗者一旦有
急其能有為者舍節義之士其

誰也。夫死生亦大矣。能冒鋒刃。蹈湯火。視死如歸者。非平時講習燭理精義焉。能致之哉。自古正士在朝。則姦雄膽寒。婢阿秉枋。則國脉委。恭節義所關至重。如此。豈曰守一身云爾哉。向者淺見氏有見於此。輯靖獻遺言。

以風厲節義。其益世。漸久。心不淺少也。但其所載。局於彼國之人。於我邦諸公。概而不收。有大歉久心者。今此編所載諸公。忠勇節烈。與日月爭光者。悉係皇朝人。則使讀者振起皇國靈勝。讀波中書。萬二。則其編輯之功。

皇朝文獻通考
雖倍前久可也。足臥見作者此
苦心矣。近日瑣二兔園冊子。陸
續上梓。槩皆謔言。徒喧啾久耳。
至能激發人心者。則有此書耳。
可謂鳳鳴朝陽。遂書以與之。
明治六年五月渡邊世順撰于
攝津伊丹僑居海后書



皇朝靖獻遺言例言

一此書摹倣彼靖獻遺言而其位置體裁勢
可同者同之勢不可同者異之要使觀者
易誦讀耳

一此書本以尊王為主而不擡頭闕字者全
襲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等舊轍非敢臆斷
私意欠其尊崇略其敬禮也擡頭闕字云
云詳見日本外史例言中
一諸公列序之上下非敢輕重優劣唯以年

代時日之古為上其新者為下
一彼靖獻遺言限以八名此亦限以八名其
跡似照對比較彼此之人物苟照對比較
焉至瀆我邦人物之高絕固非照對比較
特倣彼人負編入得其宜耳
一楠氏篇專取南水誌新田氏篇取日本外
史其他每篇以常藩史為根據而其叙事
發端不書原本之名號者於位置體裁不
平易簡雅之故也讀者諒之

一傳文論贊雖天下公行之名文佳詞可刪
者刪之可存者存之以欲此書之切實而
不繁冗非敢僭越加丹黃評其是非之謂
也

謙七識

皇朝靖獻遺言

引用書目錄

大日本史

鵬齋文抄

日本外史

殘櫻記

日本書紀

本朝文粹

皇朝史略

讀史餘論

皇朝戰略

靖獻遺言

國史纂論

讀史纂略

國史略

神社考

國史紀事本末

三忠傳

南北誌

讀史雜詠

大夢歌

奎堂遺稿

古道訓蒙頌

弊帚集

正氣歌

今日鈔

吉野拾遺

皇朝分類

山陽詩註

讀史贅議

三才圖繪

日本詩史

讀史偶論

下學邇言

神皇正統記

今世名家文抄

沙石集

日本政記

忠臣往來

書後題跋

新論

弘道館述義

北野天神記

新葉集

管家文草

令義解

夜航詩話

關城史略

俗神道大意

皇朝靖獻遺言引書目錄終

皇朝靖獻遺言

目錄

奏言

物部守屋

路上獻策

藤原鎌足

謫所上言

和氣清磨呂

十三夜詩

菅原道真

諫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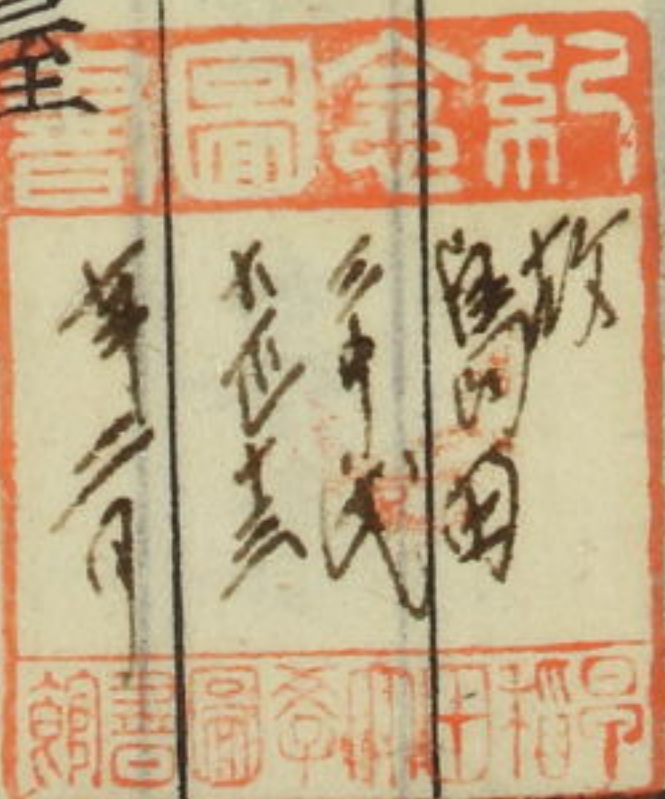
平重盛

無題歌

楠正成

上表

新田義貞



關城書

源親房

右共八卷

皇朝清獻遺言目錄終

皇朝清獻遺言卷之一

播磨山崎 橫尾譏 纂集

奏言

大連守屋

物部弓削守屋尾與子也繼父爲大連敏

達帝朝佛法漸行于世大臣蘇我馬子首

崇信之守屋心不喜頗有所規諫十四年

人民多疫死守屋奏言焉

此奏言大夫中臣勝海亦與焉

今略詔從之守屋躬自往寺踞于胡牀毀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塔宇燔佛像棄餘燼于難波堀江是日無
雲而雨守屋被雨衣責馬子及其徒信佛
者遣佐伯御室逮馬子所崇信三尼馬子
啼泣出之吏人奪其衲衣撻於海石榴市
馬子甚耻之由是構怨守屋嘗與穴穗部
皇子相善皇子使守屋率兵攻三輪逆守
屋往斬之馬子歎曰天下之亂不久矣守
屋曰非汝小子之所知也用明帝二年帝
不豫詔欲歸佛令羣臣議之勝海奏曰背

國神而敬蕃神臣等所未知也

此奏言守屋亦與焉

今略馬子曰臣請奉詔乃引豐國法師於

禁中廐戶皇子握馬子手隕涕曰三寶妙
理人不之識妄生異議今大臣歸心福田
何喜如之馬子叩頭曰賴殿下聖德興隆
佛法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守屋大睥睨押
阪部毛屎密告守屋曰今羣臣圖卿將要
於路守屋乃退居於阿都別業聚兵自備
勝海亦聚兵應之既而勝海知事不成適

水派宮歸于彥人皇子舍人迹見赤檮伺
 其出宮而擊殺之守屋使人謂馬子曰竊
 聞羣卿謀我我故退焉而馬子益招集其
 黨日夜警備及帝崩守屋欲令諸皇子而
 立穴穗部皇子為嗣訖獵淡路而與穴穗
 部皇子相謀事泄馬子遣兵殺穴穗部皇
 子與宅部皇子而與伯瀨部竹田豐聰耳
 難波春日諸皇子及紀男麻呂巨勢比良
 夫膳賀柁夫葛城烏那羅俱率師攻守屋

遣大伴噉阿部人平群神手阪本糟手春
 日臣抵澁川第守屋親率子弟及家兵築
 稻城拒戰兵勢甚壯守屋登樹兩射諸皇
 子軍恐怖三退豐聰耳及馬子整兵進攻
 迹見赤檮射墮守屋遂殺守屋

謙案或云守屋討佛

不以術却自取亡城且使天下後世懲其
 所為猶口不取議嗚呼是何言哉當時佛
 法盛行實不可當之勢也縱令有善謀奇
 計亦未如之何而已故守屋之意以為如
 此之職雖以術討之遂不能滅絕也若設
 術自強久不如術之速死而使後人奮
 發相繼因是觀之滿身義氣奔滔風生果
 無暇設術也而或者咎之是不知守屋又

不知時勢者也嗚呼其不以術而赤手討之是所以為守屋也

自先朝以逮陛下疾疫流行生民將絕此豈非由蘇我臣首唱佛法歟請宜禁絕

讀史雜詠曰偉哉物部公瑾議關邪辟已
在千載上預知百世瘠伽藍付一炬鬼教
關

捕烏部萬當馬子攻守屋將兵一百守難
波宅聞守屋死乘夜潛逃抵茅渟有真香
村與其妻訣遂匿山中朝廷議萬懷逆心
當盡族誅會萬身被敝衣執弓劍而來有

司遣衛士數百圍之萬隱于叢篁以繩繫
竹搖之令人謬已所在衛士疑惑萬連射
倒數人衛士恐不敢近萬遁走衛士追射
皆不能中有一人疾馳伏于河上射萬中
膝萬拔其矢張弓發箭乃倒地號呼曰萬
將為天皇之盾而効其勇何不問其故窘
迫至此吁汝等來前願聞我罪追兵競馳
射之萬連截飛矢殺三十餘人既而投弓
劍于河以刀自刺其首而死萬有畜狗繞

屍而吠遂啣其頭收置古冢卧其側不食而死

新論曰佛法之入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奉之與皇子既尸等黨比興造伽藍韓賴襄曰吾讀三

惑于佛說以致亂亡者皆是吾邦未至如彼也而有酷肖焉者夫人臣行弑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大變矣而誘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斁矣厥戶智慧過絕人姑為太子以屬人望其志在異日即真檀乎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大連相軋欲除之而自逞亦倚太子以濟其姦而皆藉於佛說遂致誦咒嬖典禮

仰者悉為胡神之分支未屬變神明之邦以為身毒之國駟中原之赤子以為西戎之徒屬內既自夷國體安在也至一向專念之說作雖名祠大社在祀典者不許瞻禮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民是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尼而不知有君父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賊者以為法敵乃至於使一時忠烈之士挽弓揮戈而反仇君父忠孝之廢民志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六
散可謂極矣

又曰令云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灾祥語
及國家妖惑百姓并習讀兵書殺人奸盜
及詐稱得聖道並附官司科罪別立道場
聚衆教化妄說罪福官司知而不禁止者
依律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
飲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皆還俗將三寶
物餉遺官人若合稱朋黨擾亂徒衆作音
樂博戲者服用綾羅錦繡者僧房停婦女

堂塔金膏血王業之衰大端在此我邦君
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壞之歸之
於土灰沙塵而止焉而開其自是僧徒日
端者既戶馬子也可勝慨哉

衆爭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
制列神祇於大政之上隸僧尼於玄蕃可
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為二者當
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
聖武帝孝謙帝之朝則佛事益盛朝政廷
議無非所以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
國府並立以布其法國郡使佛事與政一

上之所好用以為政為之下者孰不爭趨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是敬及西竺之說作而赫赫神州冒以佛名林道春神社考曰夫本朝者神國也神武帝已來相續相承皇緒不絕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中世佛氏移彼西天之法變吾俗神道漸廢而其異端以離我而難立故設左道之說曰伊莽諾莽冉者梵語也日神者大日也故名曰日本國或其本地佛而垂跡神也大權同塵故名曰權現結緣利物故曰菩薩時之王公大人信伏不悟遂至令神社佛寺混雜而不知疑祝沙門同位而共居嗚呼神在而如凶神如為神其奈何哉雖然猶幸有日本書紀延喜式等之書而可以辨疑誣天欺人舉吾民所瞻

尼房停男夫者阿黨朋扇浪舉無德者使俗人歷門教化者皆苦使有日數凡僧尼不得私畜園宅賤物及興販出息凡如是之類其所以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戾者不一而足如能使僧尼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樹下石上樂以沒齒亦可也但其不奉邦憲是以其害至此而已又曰唐傳奕上書高祖言令僧尼匹配即十餘萬戶云云武宗廢佛寺其上都及東

都留二寺節鎮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
餘區提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
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
萬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大而其佛寺之
多不及神州十分之一然時人尚以為夥
則神州佛寺亦可謂盛也

下學邇言曰身毒法之行權臣假以張私
門殪同列專威福從茲而三世輪迴之說
入民捨生前之彝倫而求身後之冥福移

畏神天敬君父之心而乞哀於佛陀徒祈
一身之徃生神天之威靈輕君父之恩義
薄加之汚神明以佛號日域之神明變為
身毒胡鬼億兆敬天朝之誠轉為戀身毒
之心而率土為身毒之民馬子大逆朝廷
不討之玄昉道鏡亂宮壺不正典刑

北齊胡氏與僧曇獻通事詳北史唐時僧懷義幸於武氏縱橫犯法具見唐史元至正中元主寵西蕃僧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至男女裸處君臣宜淫群僧出入禁中醜穢外聞竟至咸亡亦見元史僧徒縱淫漢土歷史所載徃徃有類此者又竺書云釋迦

託睡故露下體使婦女觀之竺土之風不知羞醜態如此僧之無慙好淫亦有所由來延曆園城興福諸寺弄兵犯宮寧避之不敢罪之及武人專制以守護之威不能與之抗或萬乘自奴或披剃屍跡上皇必薙染居法宮登假則火化皇子盡入緇流以剪爪絙絕不億之天胤終歲朝儀讀經修法祈禳薦福慶佛度僧飾剎創寺維日不足上則不問貪吏之聚斂掊克權勢之隱欺侵漁唯佛是佞唯僧是供聚斂之賊

暗入緇徒之懷抱置四海困窮於度外恤下之仁安在也下則不怪姦民之逋租逃役富豪之占田併宅唯僧是施唯正之供陰虧子來之輸納視邦用盈縮如胡越之不相關奉上之義安在哉仁義墜廢上下不交而人心渙散風俗薄惡天神忠孝之教湮晦不可見若夫佛寺之耗民財亦天下之一鉅害也古昔佛寺之在畿外諸國者不過國分二寺在延喜時蓋亦未甚猥

多每年度僧不過二三百人而識者尚謂天下之費十分而五今天下佛寺殆五十萬一說四十九萬六千餘一說四十六萬九千餘通計緇徒及其僮僕無慮數百萬人游手浮食坐窮飽煖衣糧之費不知其幾何三民之仰緇徒而衣食者其終歲所費亦不知其幾何堂塔門樓金碧輪煥填塞街市照耀湖山設令集天下蘭若於一處其土木之盛不知其幾倍蓰於阿房未央之宮秦皇漢武營一

宮尚致天下騷然今其散在諸國者不勝枚舉則其所費誰能知其幾何也春秋一土木之興必書重民力也故孔子曰使民以時以此為道國之要漢文帝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不作露臺而致除租之美古者聖賢愛民財力如此而佛徒好土木興造一迦藍大者費萬金小則數千或數百天下伽藍之大者不下數萬小者無數則無慮為千萬家之產而浮屠在都會繁盛

之地屢罹災改造為費亦不貲當靜處山林今則不然以天下有限之土地人民而供於浩漭無窮之費四海得不困窮乎狄仁傑曰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速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今樹下石上而乞丐者變為浚民膏之魁首罷弊天下至於如此之甚驕僧狡釋不持戒律不奉朝憲飲博爭訟貪貨賤淫婦女甚者擁

甲兵依險阻梗命跋扈以病民庶蠹邦家為日久矣爾後糾察邪徒專為緇徒之任僧變為吏其循良者雖奉法守規不為民害而勢之所在貪婪之徒挾糾察之權假滅罪之名侵漁檀越其有死喪利人之患難百計要求使民不以棺槨衣衾為重傾產竭資飯僧供佛是謹若其施物不多巧設詭計故困辱其人舛錯其事至使不得葬埋鄉里患苦彈指側目畏其兇焰不敢

忤違有國家者慎終追遠之禮無所施民
德何由歸厚也制產申義之政不可行孝
弟何由得教也古道訓蒙頌曰異端寂滅
教悖逆人大倫浮屠好斷
後何稱之能仁若夫本地說欺皇以誣神
可惡僧徒言禮神受蛇身伊勢皇太神禁
僧近其宮○謾案沙石集云某僧化為牛
是皆過去之報云云以如此妄說恫喝世
人貪取其膏血以供已美食錦衣以充已
瑤臺瓊室嗚呼是天誅之所加有司之所
罰者也而以樹下石上沒齒為名而悠悠
老死于牖下何其僥倖也余慨嘆之餘不
省彼集小說不足
辨以駁其妄也

右因類附錄于下方以便彼此相發

後皆倣之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一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二

播磨山崎 橫尾謙 纂集

路上獻策

大織冠鎌足

藤原鎌足一名鎌子本姓中臣皇極帝三年春三月乙亥朔拜神祇伯固辭不就退居三島孝德帝潛龍之日與鎌足相親善會有足疾不朝鎌足往侍宿于宮帝素重鎌足容貌志氣難犯敬待特異命寵妃阿

倍氏淨掃別殿設新蓐所須靡不具給鑣足深感知遇因所候舍人通翼戴之意帝大喜當此時大臣蘇我蝦夷父子以外戚擅權橫害皇族關關之迹稍彰鑣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可輔以濟功者乃屬意於中大兄一日鑣足陪中大兄蹴鞠於法興寺中大兄鞋隨鞠而脫鑣足跪奉之中大兄亦跪受之自是情好日密俱布肺腑無所伏藏然恐為人所疑託學

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阪井華曰世稱

鑣足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蓋託言以圖入鹿而已非實學周孔之道也余以為凡託言者亦必有其實而後可以託其名而人始不疑矣石錯之謀州吁也託於致仕劉裕之圖桓玄託於遊獵蓋石錯實老而劉裕亦好獵也鑣足之學周孔之道亦豈徒託其名云乎我觀其誅入鹿大義至忠暴白天下者固已合於周孔之道而密謀秘計亦施得其宜縱令周孔處之不過如此而已蓋其平素所存有得於周孔之道故臨大事而所發如此其後佐天智帝興學校制律令以基王室之盛使我邦文物風化直軼漢唐比隆三代皆鑣足之力也其不盡如周孔之教者時運為然蓋夏之禮至殷而備殷之禮又至周而備焉制度文為固非一世之所能定也況在我邦

草創未靖之時非可責備於一人也要之天下父安四方無虞天子垂拱兆民賴之是豈非周孔之道之實也哉

密謀于路上中大兄從其計鑊足往說石川麻呂進其女於是石川

麻呂赤心奉中大兄石川磨呂有異母弟

石川磨呂於皇太子曰臣兄石川磨呂謀伺殿下遊海濱以為逆太子信之遂奏

于帝帝遣大伴伯三國麻呂穗積等問及狀石川麻呂曰我當詣闕自陳伯等

奏之帝乃遣兵圍其宅石川磨呂攜二子法師亦猶道茅渟而奔倭先是長子興志

在山田營佛寺興志欲拒追兵石川麻呂於今來擁入佛寺興志欲拒追兵石川麻呂不聽

興志猶聚兵欲燒小墾田宮石川麻呂聞其謀曰汝愛死乎曰否石川麻呂乃諭興

志及山田寺僧徒曰夫為人臣子者豈構逆於君失孝於父耶我造此伽藍亦非為

身謀唯祈天祚之永久也而今被日向之譖陷不側罪所以逃來于此者欲從容就

死也平生忠誠死猶不渝乃開佛殿戶誓曰願生生世世不怨君上遂自經而死其

餘從死鑊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者多云鑊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

養網田冬十一月入鹿造兩第於甘檮岡呼蝦夷宅曰宮門已宅曰谷宮門稱其子

曰王子宅外構柵設兵庫常使力人持兵守衛蝦夷又造宅於畝傍山東鑿池築城

設庫儲箭每出入率兵士五十人自衛入

密謀廢立皇孫山背王素有威望入鹿深忌之乃遣巨勢德太古等將兵襲班鳩宮縱火燬宮王得間逃出匿膽狗山中其臣為謀曰潛赴東國起兵滅蘇我氏王曰吾不欲以一身之故煩勞萬民遂不從既而王出山還入班鳩宮入鹿又遣兵圍之四年夏六月三韓調貢中大兄竊謂石川麻呂曰三韓進調之日卿宜讀表吾欲入誅入鹿卿宜知其意石川麻呂許諾及期天皇御大極殿入鹿入侍入鹿為人多疑劍不去身鏤足教誹優調諉之入鹿笑而解劍乃就位中大兄戒衛門府悉鎖諸門

自執長鎗伏殿側鏤足持弓矢警衛使海大養勝麻呂授雙劍於子麻呂網田曰急入斬子麻呂等懼甚鏤足叱而勵之石川麻呂讀表文將盡子麻呂等不肯進石川麻呂手戰聲顫汁流沾衣入鹿怪問石川麻呂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入斫入鹿入鹿驚起子麻呂進斫其脚入鹿仆就御坐叩頭曰臣何罪天皇驚謂中大兄曰卿欲何為中大兄伏地奏

曰入鹿剪滅天宗謀傾天位奈何不誅遂
殺之其父蝦夷亦伏誅事平帝欲傳位於
中大兄中大兄退問鎌足鎌足曰古人大
兄殿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殿下
先登大位非所以敬長何不立舅以從民
望中大兄從其言乃密奏之遂立輕皇子
是為孝德帝齊藤馨讀史贊議曰中臣鎌足輔相天智帝而誅入鹿定天下之大制功高萬世固無異議吾獨疑其立孝德帝之際形迹未免出於私也史曰皇極帝欲禪位於天智帝而天智帝問之鎌足鎌足對曰殿下之

兄有古人大兄而殿下越次承大統恐失
恭遜之義不若讓皇叔輕皇子以答民望
所謂皇叔輕皇子素與鎌足相親善者也
當此時天智帝之功足以繼天位而皇極
帝之禪可謂副天下之望即使其立雖古
人大兄之闕關安敢沮之乎此之立而立
與已親善之孝德帝其心不可謂非私其
心私則定天下之亂立天下之制皆為孝
德帝非為天下而萬世之功不過成一人
之私於是乎鎌足之功墜矣故吾以為鎌
足之迹出於私而不避者其心有所大公
而不立天智帝乃所以為天智帝所以為
天下也治天下者患在無德為之本而不
在法不為之制苟無閑睦麟趾之德則周
官之法孰能行之世皆知鎌足之制冠服
定位階華封建收土豪一新百度有也
天下而不知不立天智帝之功更大何也
百度之一新法也未也而天智帝之不立德

也本也蓋有功難有功而不居尤難天智
帝誅入鹿其功固大然使其受皇極帝之
禪而不辭自恃其功而無敢遜讓則其德
不足稱而百度之備亦徒法而已遂不立
而立孝德帝及孝德帝崩又不自立而再
立皇極帝至皇極帝崩無代立者而後自
立若不得已然是以恭遜退讓之風靡然
被天下而加以凡百制度此其所以治浹
而澤久也然而鑠足不立天智帝可矣其
立與已親善之孝德帝者何哉曰初入鹿
之擅政也孝德帝疾之稱病不朝與鑠足
圖之則鑠足之得近於天智帝者或且出
孝德帝之意矣果然則謂天智帝之功即
孝德帝之功亦可也而鑠足以其有可立
之功故立之非以與已親善也皆所以為
天下也鑠足唯其欲為天下故其迹涉私
而不避其迹涉私而不避
愈可以見其心之大公矣帝以鑠足為內

臣授大錦冠增封若干戶詔曰社稷獲安

寔賴公力軍國機務惟公處分鑠足懷至

忠之誠居官司之上進退廢置無言不聽

白雉五年授紫冠增封戶天智帝即位二

年十月鑠足疾病帝臨其第親問所患曰

天道輔仁何言之虛積善餘慶猶是無徵

若有所欲言便可以聞賴襄曰姦臣專國

幾乎熄矣天智帝奮宗室之中運謀決機
親覽大姦於黼坐之下即登天位天下所
望而退讓遷延歷於兩朝非有曠世之度
何能如此而裁定制經緯天地以開萬

世太 鑣足奏曰臣之不敏生則無益軍國
 死不欲擾百姓葬事願從儉素尋使大海
 人皇子就第賜大織冠授大臣位明日薨
 初葬鎌足於多武峯肖像祀焉後世國家
 將有大變則其像破裂云譏案天授年中
 余慨然書其後曰百雷激陰陽之消長而
 震焉萬波激崖谷之峻阻而響焉鑣足公
 像裂蓋亦有所以激歟足利氏勢焰益熾
 而睥睨天下不啻如孤豚而讒護良親王
 害忠士義貞或擁光明院或幽後醍醐帝
 其罪狀不可勝言而當時知其暴者少矣
 是所以激而裂也特思其裂之響必大於
 萬波百雷之響也何以然矣夫萬波百雷

有今古可有之事而咄嗟發其響公之像有今
 古不可有之事而咄嗟發其響是其大於
 萬波百雷不待言也嗚呼方今積陰重霧
 朗然相晴而赫赫天光再見焉蓋公之像
 欣然喜且笑焉而其喜且
 笑之響亦當容容相發也

成大事者不可無毗輔大王宜與蘇我石川麻

呂結婚成好而後與之謀成功之路莫近於茲

大紡歌曰有臣鑣子侍謀帷幄黼黻皇猷
 粲然超卓○緣起曰初鑣足與大智帝會
 談和州倉橋山藤花下謀誅入鹿因號其
 地曰談峰鑣足嘗謂定慧曰談峰之為地
 也東連伊勢山西對金剛山南界金峰山
 北隣大神山其靈勝不下唐之五臺我百
 歲後卜兆域於此則後葉繁衍矣定慧歸
 自唐憶其言遂改葬于談峰且創伽藍名

日妙樂
寺云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二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三

播磨山崎 横尾謙 纂集

謫所上書

贈正二位和氣清磨呂

和氣清磨呂備前藤野郡人也其先出自
鐸石別命鐸石別命曾孫弟彥王應神帝
時以軍功賜吉備盤梨縣因家焉清磨呂
舊姓盤梨別公後改野別真人叙從六位
上為右兵衛少尉神護中授勳六等改賜

姓吉備藤野和氣真人進叙從五位下遷
 近衛將監賜封五十戶景雲三年又改賜
 姓輔治能真人為因幡負外介清磨呂為
 人抗直而其所持大義至忠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也帝素敬宇佐神如事生其
 所憑語無事不從及寵僧道鏡為法王大
 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磨呂希旨矯奏八
 幡神教言令道鏡即皇位則天下太平
 道鏡少為僧以禪行聞道鏡師事僧正義
 淵修如意輪法宿曜法有驗由是見寵遇

神護元年道鏡為大政大臣禪師令文武
 百官拜賀山階寺僧基真詐咒縛童子教
 說人陰事作昆沙門像置數課小珠於前
 稱佛舍利道鏡欲眩眾以為己瑞乃諷帝
 赦天下賜人爵一級迎佛舍利擇諸氏有
 容貌者二百人服金銀朱紫捧幡蓋列前
 後百官主典已上拜之道鏡常乘靈輿於
 服食一擬供御政無巨細莫不取決於
 是帝召清磨呂於御床下曰昨夜夢八幡
 神使來曰大神欲憑汝姉尼法均有所言
 汝宜代法均往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清
 磨呂曰大神欲使我即位今所以請使者
 蓋為此也汝詣宇佐奉神教使我得所欲

則授汝太政大臣委以國政如違吾言則處重刑路豐永謂清磨呂曰道鏡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而遊清磨呂誓死而往詣神宮請教神憑語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之分定矣以臣為君未之有也天日嗣必立皇胤無道之人宜掃蕩清磨呂還奏如其言道鏡大怒解清磨呂本官出為因幡員外今亦之任追咎與其姊法均矯神教欺罔天聽改

姓名別部穢磨呂流于大隅道鏡使人殺

清磨呂於道俄雷雨晦冥受命猶豫會使

來赦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備後封

二十戶與之

水鏡曰帝廢皇太子百川請立山部親王衆議紛紜百川

固執前議帝起入內百川勵聲曰不承聖

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

誠惻乃許所請語未既百川抵掌大歡呼

時人謂百川事君無貳竭力致命自古無

比○帝不豫之日百川憂形於色醫藥祈

禱備盡心力帝益重之是歲薨年四十八

帝甚悼惜明年三月清磨呂自謫所上書是歲

名召還之明年復本位為播磨員外介遷
豐前守後進從三位未幾乞骸骨不許賜
功田二十町以傳子孫十八年薨年六十
七贈正三位嘉永四年三月十五日孝明
天皇賜謚曰護王大明神史論曰所貴乎
其不為利而不為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
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方僧道鏡
之觀視神器也兇談逼人勢不可當事之
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清磨呂正色不撓
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
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賴
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也士之有氣
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

天下之安危吾觀於和氣清磨呂公之事
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
氣節矣獨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而
不聞一言匡救也古備真備以儒學受寵
兩朝位至大臣而朝廷之事如不聞知觀
此二人之所為可以推其他矣夫以赫赫
天朝祖宗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
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
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
宗之天下也公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閑係
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
不可不養此以為倚賴也

臣聞人臣之禮盡忠無貳致命之道泥肝不避
遺顯名於後代流功業於無窮斯則忠臣所以
臨危致命義士所以忘身存節臣清磨呂再奉

使宇佐大神宮請問國家大事大神之教不合西命竊惟信者國之重寶豈可顧身以寶乎又至尊至威君之與神誰敢乖正旨乎故復命之日敢陳真言大神與西方不和非唯今日事具先奏臣依神語奏作文詳略二道略本上西方詳本獻御所又嚮阿曾麻呂語臣曰大神不和者從前然矣若按前後奏狀涇渭自分神威由致今臣畏罪不言則恐非臣民之道故略而陳之去年奉敕昨夜夢有大神使來曰欲見法均

尼有所附奏叡慮以爲此必天位之事差清麻呂代法均受教臣敬畏戰栗自顧任非已分何能堪之歸命佛神結心貞信荷重旨而履薄冰引蹇足以臨深淵旣而祝曰臣是神之所召至尊以代耳目伏願立示靈異顯答聖旨大神憑祝韓鳥勝與曾咩誠臣吾言莫令聞西方臣祝曰國家大事臣難獨奏先獻憑語之狀即作奏文二道一藏神宮之前一附使獻之中有大事二條外有小事一條大事一屏逐污濁之人二

天之日繼如人握鏡正而莫倚小事宮雖同殿
須異伏思非神明誰得言之如不從則恐違神
旨又臣獄中聞民語大神憑曰吾今遷於此大
隅當速立祠海中造島神等未得所依亦宜立
祠今之所憑事理當然是以敢書腹心謹奏

大統歌曰將俾奸僧竊九五位神誨忠臣
始寢其議○古道訓蒙頌曰八幡神託尊
和氣忠心芳○讀史雜詠曰堂堂和氣公
實是萬夫雄天子感忠烈千載猶褒崇憶
昔垂簾日妖納蠱聖衷哀願九鼎重矯命
宇佐宮公時奉使幣誓死報祖宗神州天
地開君臣已不同聖主與神孫繼繼傳無
窮妖腰兼亂領須勞斬馬鋒此是神所教

敷奏凜生風滿朝為失色九重回聖聰老
狐膽已落九天日再中忠精貫白日神意
護至忠烈風雜雨雹天公驅靈霧身出萬
死餘名垂百代中狂猾骨已朽僭竊事亦
空衣冠拜冕旒萬國咸朝宗依然舊天地
於今仰鴻功○和氣氏所藏清麻呂傳曰
初清麻呂之被竄也脚疾不能起立至是
欲詣八幡宮與病就路過豐前宇佐郡栞
田村有野猪可二百夾路前驅二十許里及
拜宮起坐復常神憑語賜神劍二口神封
綿八萬屯乃頒官司以下國中百姓面見之莫不嘆異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三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四

播磨山崎 横尾謙 纂集

十三夜詩

贈正一位左大臣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字三小名阿呼參議是善第三子也貞觀中舉文章生授下野權掾十六年叙從五位下歷兵部少輔元慶初遷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詔講後漢書進叙從五位上七年兼加賀權守仁和中遷讀岐

守叙正五位下寬平三年入為藏人頭道

上狀曰臣謹檢近代之例任此職者或出自漢流或出生於畝族未有凡夫儒士而能當此再為式部少輔兼左中辨請解藏

任者也人四年叙從四位下兼左京大夫五年為

參議兼式部大輔左大辨七年兼近江守

拜中納言叙三位兼春宮權大夫昌泰二

年藤原時平為左大臣道真為右大臣上又

表曰臣地非貴種家是儒林偏因往年拔擢之恩自至今日昇進之次人心不縱容鬼瞰必加駐眦伏願陛下高廻聖鑑早罷臣官時同時平參決萬

機道真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

想風采時平嫉寵任勝已深啣之源光藤

原定國資望素高而二人位在道真下亦

居常怏怏乃三善清行勸之退避道真不納

變遷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

知為誰人引弩射市薄命者亦當中之天

數幽微難以推察人間云為足知亮惟閣

下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

華除吉備公外無復與比伏冀知其止足

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烟霞藏山智於丘壑

後生仰見時平因交結協力排陷譖毀日

不亦美乎至時平密奏道真有異圖欲廢陛下立齊

世親王而身專國權親王道真女壻也帝
震怒下勅貶謫相責以欲行廢立道真憂
悶不能自白以和歌哀訴於法皇法皇欲
見帝申救之管根遏而不通日本詩史云參議管根有
才子譽嘗被管公薦引其在大宰府閉門
後阿附左相而傾管公不出託文墨自遣天神記載聞鴉詩其詩
是蕭蕭旅泊身時枕思量云我為遷客汝來賓共
歸去日我知何歲汝來春天歷中民間建
祠于北野祀道真之靈稱曰天滿天神齋
文鈔曰德為帝王之師位極丞相之尊本
邦詩賦之宗百代文學之元寬平昌泰之

問文人君子不之其人而後世獨崇管公
者有所由然矣蓋天地之生神聖也非特
闡文風名一世而已亦將為萬代之水鑑
使斯文永不一泯也是以生前之功雖因
詛而滅乎身後之名與日月俱存焉○日
本詩史曰道真之德業非特我邦人士欽
戴之至遐方異域聞其風者靡不景仰元
薩天錫明宋濂輩歌詩歷歷可徵公之文
集三十卷儼然俱存穆如之美可得而見
也豈徒尋常文士之傳哉宜乎廟祀千歲
威靈顯赫子孫繩
繩文獻世家也

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
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

津阪孝綽夜航詩話曰憤惋禱天為雷大
震京城蓋當時因天變造言也公左遷前

年九月十三夜侍宴獻詩上親自解御衣
賜焉及在配所適值其夜感而作去年今
夜云云詩其尊戴存誠情見乎辭公之赤
心明如皦日世俗妄說不待辨矣貝原篤
信贊公像求云松梅節操風月胸襟不怨
不尤誰識其心其亦有見于此矣乎○北野
緣起為十三夜事管家文草註則云九月
十五日常見躬恒集有九月十三夜侍宴
之歌亦係延喜中然則當時玩是夜為常
恐文草註或誤也歟○嚴垣彥明曰世傳
管公遠竄實非其罪公不勝憤惋及薨為
雷霹靂皇宮余謂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
不可信者也夫驕忝怨尤者小人之常情
已公決不然矣凡事君者致命竭忠固其
分也以寵辱易操庸人猶或不忍為而况
賢者哉管公決不然矣○齋藤謙曰管公
之黜不特當時之不幸王室萬世之不幸
也夫自淡海閑院以外戚秉鈞軸藤氏之

權漸盛天下皆知有藤氏而不知有朝家
宇多帝患之欲抑其權擢公於博士置之
端揆公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輸忠竭誠不
暇自恤故清行之規不肯從右府之拜不
肯辭見其讓藏人頭辭閔白之命公豈戀
爵位者哉誠不得已也當此時公以一身
繫國家之盛衰而成與否在天不在人則
讒者之言固不暇顧也使醍醐帝終不疑
公則抑藤氏振朝權以復近江寧樂之盛
一反覆手之易耳唯聽時平管叔之譖使
公有紫海之行是以藤氏權益熾至叔房
出於一門攝錄歸於一氏○安積信讀史
偶論曰管公以儒素之身致位於合鼎雖
無規之者宜以盛滿自戒況三善清行以
書諫之尤當疎然感動從之如轉圜也而
管公不納遂貶死西裔夫以管公之德量
而執拗至此可怪也予嘗反覆思之而得
其說焉蓋管公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周公

輔相成王以治天下三叔媚疾之流言干
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當是時成王幼頗
疑之公宜避位以守寵利盈溢之戒而顧
興六師東征以誅三叔其言曰吾弗辟國
以告吾先王蓋周公之事君知有君而不
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周自后稷以
來積德累仁以至于武王奄有四海而一
旦失之兇豎之手豈武王托周公之意也
哉故周公不避嫌疑不顧死生直行其志
前跋後躡綽綽如也管公亦有類于此自
神武帝興造丕業以至于清和帝凡五十
六世禮樂征伐皆紆于主而大臣不得
專權清和帝冲齡踐阼藤原氏以外戚攝
政由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其手奕世相承
以至宇多帝帝天資英邁欲撓藤氏之
權而歸之人主環視群臣莫可倚仗者獨
管公可以屬大事故擢之儒素之中不次
超遷以至台鼎又與延喜帝密議欲委萬

機於管公其知人明待賢之優雖成湯聘
伊尹於有莘高宗舉傅說於版築無以尚焉管
公感其知遇殺身且不辭尚奚置心於區區
通塞之間哉且管公非不知盛滿之可戒
也非不知萑斐之可畏也業已以身許國
不復顧死生榮辱方將與天子同寅協恭
除累世之積弊而措社稷於泰山之安此
乃周公東征之心也但周公幸而成管公
不幸而敗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管公
之歿天動風雷之變以開金縢之悔儼然
廟食于百世又可以見管公之心與周公
無二軌矣後世名賢之七一言不合即引
身而退天子留之輒抗疏論弁不肯奉命
其勇退之義則善矣獨奈社稷何視管公
之與國同休戚不大有徑庭乎彼清行者
雖未知公之心然以下僚之身上書于三
公直諫不諱亦可謂
天下之奇士也哉

三善清行

字三耀配其姓以為字後去其姓多從單稱

上封事

條陳便宜十二肅祭祀禁奢侈抑兼并勵學生省舞妓慎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邊備汰僧徒修津泊其上表略曰我邦上古上仁下忠租稅薄風俗厚時漸澆漓賦歛年增戶口日減欽明帝之世佛法初傳推古帝以後稍盛崇尚成風自公卿下至士庶競捨資產以營佛圖至不造寺塔者人莫齒遇焉降及天平多創大寺莊

嚴盡美遂使七道國建三佛寺名曰國分寺廢民田糜公稅桓武帝遷都者再土木繁興賦役大重房寢麗美宴樂飲淫府帑空竭徵求無限貞觀中應天門及大極殿並災修復累年費亦夥矣當今之時國家之經入非往昔十分之一也寬平中臣為備中守管內有迹麻呂卿按風土記皇極帝時出勝兵二萬至天平中課丁纔有千九百餘臣到任時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

男三人耳今訪諸役地官吏則無有一丁
衰弊之速如此一鄉可以知天下也其禁
奢侈略曰先聖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
盈今百官嬪御及權貴子弟服食之奢賓
客之費日以侈靡製一領衣破終身之產
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若不禁之恐損
聖化伏望隨人品列定衣食之制命檢非
違使紕之然上帝敗之則下必效之若上
守法則源澄而流自清其勵學生略曰治

國之道得賢為先得賢之方學校為本是
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
伏考本邦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
天平時令學生四百人習經史給越前山
城河內之田一百八十餘町以充生徒食
料又常陸丹後之稻一千八百四十束充
學寮中雜用生徒口味今所闕多請依舊
復之慎刑獄略曰聖王之政刑法為大昔
皋陶以大賢為理官帝舜誡之曰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伏
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任
之使之相共議然後奏聞其汰僧徒略曰
諸寺得度一年或及二三百人半是邪濫
之輩也又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積
年漸多天下三分之二是禿頭而形似沙
門心如屠兒况又聚為群盜竊鑄貨錢伏
望追捕彼僧悉令返度牒還附本役時平
逐諸司諸生受學於管門者清行以書諫
其略曰近日京中大小皆云外帥門弟子

在諸司者可被左轉其文章生學生皆被
放逐由是人人悲哭跼蹐而立伏以此事
變轉未必殿下之意也但外帥累代儒
家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遷謫恐失善
人惡逆之主猶處輕科至于門人唯益受
業而已豈有知其計乎方今紛亂之間擾
攘之會宜立其陰德塞其怨門伏望示以
仁厚時平乃止○謙案封事之文非無冗
長之弊然其所論破劉切痛快不遺餘力
亦猶漢賈誼治安策也或云如波瀾萬狀
不可正視又云以實用之才為實用之學
余於封事亦云○又案葉心水曰文章不
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此封事實關世教
之文也董子之策賢良賈山之至言鮑宜
之上哀帝書諸葛亮之出師表魏微之
十思十漸宜公之奏議趙充國之策屯田
韓子之原道論佛骨表歐陽修之本論是
等亦關世教之文也余每讀其文未嘗不

欽慕也。況於我邦。關世教之封事乎。○日
本詩史云。參議清行。字耀博。學洽聞器。識
高遠。文名烜赫。乎一時。世對以紀。發昭賀
與大藏善行。並稱皆非篤論也。藤左相賀
宴詩。今存者十九首。清行七律。在其不
但野雀雞群也。如紫芝未變南山。想丹露
猶凝北闕。心直是錢劉堂。與發昭善行。豈
得望其影響乎。延喜十四年。上封事。論列
十二條。又因星變。勸管公致仕。公左遷後
禁錮諸管及門人。故吏人知其冤。無敢言
者。而清行上疏。論救其忠憤義烈。前後儒
臣未覩其傳。豈徒文辭超絕。時輩哉。特怪
其子孫無聞。于藝苑果無其人歟。抑失其
傳歟。後來有三善為康。古風一篇。其中云
逕蓬滋兮。蓼蓼泉石。清兮磷磷。勞心於虎
館。曝紅鱗於龍津。驚衰髻於霜雪。灑老淚
於衣巾。寓旨可悲。語亦淳雅。
為康著朝野群載行于世。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四終

